

黃紹竑三任省主席(下)

董中生

——七省主席幕中記之三

浙西行署游擊抗日

黃紹竑主席起牀很早，天剛亮我們就動身，趕四十里路，到西區區署所在地頰口鎮用中飯。民衆夾道歡迎，黃主席說聲謝謝就繼續前進。他看我騎踏車在經過破壞後的公路上走，相當辛苦，囑咐我不必再送。我想越向前走，離敵人越遠，亦越安全。夜宿謝書記長家，有人招待，應無問題，就邊囑留在頰口休息。

那知黃主席一行，採急行軍，速度很快。到昱嶺關時間還早，加以昱嶺關西邊安徽境內公路，尚未破壞，汽車可通屯溪。迎接他們的車子，已在昱嶺關等他們。因此就不去謝書記長家住宿了。使計畫控告我的人，出乎意料之外。

謝書記長還是將控告狀子，追趕上去，遞交給隨從秘書吳忠承學長，聽說黃主席看亦不看。

浙西轄舊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民國二十四年分設二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第一區轄湖州府各縣，及一部份杭州府縣份；第二區轄嘉興府各縣及一部份杭州府縣份。

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嘉興府各縣首當其衝，

全部淪陷。杭州、湖州二府平地各縣亦淪陷。贛下山區縣份杭州府的昌化、於潛、臨安及餘杭一部份。湖州府的孝豐、安吉二縣及吳興、長興、武康三縣各一部份，仍由政府控制。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杭州相繼淪陷，淪陷區各縣政府紛紛後撤。第一區專署由吳興遷至天目山以南的於潛縣城。第二區專署由嘉興撤退，於二十七年由長興縣長升任專員，專署即設在長興縣境內山區。

民國二十八年，淪陷區各縣政權，陸續恢復建立，先後派定縣長。省政府為加強監督指揮，特在浙西天目山設立浙西行署，發表賀揚靈為行署主任。

賀揚靈主任做事有膽量，並長於組織。由馬寶華（來臺曾任地政司長）、鄭邦琨（在臺辦稅務旬刊頗成功）等人擬訂的前線經濟封鎖方案，雖然達不到經濟封鎖的目標（封鎖對我弊多於利），但所收管理手續費，却有助於行署與辦事業。行署直轄政工大隊，人事經費由省府負擔，活動費用由行署負責，分派各縣從事抗日游擊活動。組織青年營，由李守廉同學任營長（來臺任

逢甲大學訓導長），深入淪陷區活動。組織婦女營，由戴谷音（國大代表，在臺）任營長。二年前，我回臺參加賀揚靈主任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時遇見到她，聽說她已做祖母了。那天，還有幾位婦女營隊員參加，問她們認不認得董中生縣長，她們說已不認得了。因為昌化是當年婦女營經常來往工作的地方。原因一是昌化在浙西游擊區內較為後方較安全。二是昌化縣政府幹部，青年大學生比較多，容易和她們合作工作。

天目山麓一片熱鬧

天目山乃浙西著名勝地之一。杭徽公路有支線直達山麓，交通方便。抗戰前遊杭州者，皆附能順便一遊天目山。那時正在開發，現為大陸廣大宣傳旅遊重點的名勝，皖南黃山，遊客尚不多，不能與天目山相提並論。

天目山著名叢林禪源寺，規模雄偉，風景幽美。寺前幾千棵高聳雲際的大柳杉木，圍繞寺院，更顯得寺內幽靜，夏日清涼。

浙西行署成立，就在寺內東側新大樓辦公。並建築一些臨時房屋，供訓練幹部，及駐紮部隊

之用。賀揚靈主任偶爾亦宴請浙西學者名流上山聚會，有時亦邀請書畫名家揮毫作書畫。甚至將山上較大石塊，刻字留念，可惜破壞了自然之美。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天目山呈現一片熱鬧景象，表現得有聲有色。二十九年春浙西行署召開第一次行政會議，各縣縣長參加，黃主席親臨主持。會議開始，由每位縣長報告地方施政情形，然後提出問題，請求省府幫助解決。黃主席對地方行政，相當內行，指示解決辦法，很切實際。他認真聽縣長們報告，亦是考核縣長的一種方式。

據行署政務處長王力航兄（曾任長沙市長）私下告訴我，黃紹竑很注意我的報告，命我整理會議的報告與提案，增加我一項額外工作。

檢討軍民合作事宜

民國二十九年與三十年兩年秋季，皆於敵軍流竄之後，浙江省政府就在方岩召開一次全省縣長會議。檢討過去一年軍事、政治各方面的得失，同時決定下一年度的重要施政方針。部份縣長的更動，多半就在會議之後發表。

縣長會議亦請戰區高級軍事長官蒞臨指導。有一次，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蒞臨，他是一位忠厚長者，一開口就批評浙江政治說：「粉飾太平，不能配合軍事。」大家聽了很不是味道，決定恭請他再出席一次會議，聽聽地方官專員和縣長們的意見。

首先由寧波區專員俞濟民發難。滔滔不絕列舉事實，證明軍事如何不與地方政府配合，民衆

何等痛苦等。接着就由幾位縣長陳述游擊區軍隊不守紀律種種情形，一時氣氛頗為緊張。

黃紹竑為緩和空氣，立即決定請軍方派代表和專員、縣長各選二人，組一特別小組，專門商討軍民合作事宜。

另一次請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將軍出席演講，他倒很客氣。特別提到昌化自衛隊，如何配合前線軍隊作戰的良好表現。原因是他赴前線指揮作戰時，正巧看到傷兵向後方運送，昌化自衛隊設站接應，並煮熱粥招待。劉總司令看見很感動。

黃紹竑很重視政治與軍事配合。抗日戰爭是軍事第一。民國二十九年春，他自己特地陪同劉總司令到昌化南區河橋鎮檢閱國軍游擊隊與地方自衛隊。民國三十年春，他通知行署賀揚靈主任陪同游擊總司令陶廣將軍到昌化西區湯家灣地方檢閱婦女隊。

這二次大檢閱，除了舉行閱兵式並聽長官訓話外，還做了一件使二位總司令感到意外的事。那是測驗自衛隊員及婦女隊員的識字能力。由於我們組訓民衆時，同時辦理民衆識字運動。我們將課本交二位總司令及他們的隨員們，讓他們任意向列隊的隊員抽查詢問課本內的字，結果還很滿意。檢閱時另一項感動人的事，那是上萬的民衆，合唱抗日歌曲。組訓民衆時由政工隊和婦女營派員擔任歌唱教官，普遍教導民衆高唱抗日歌曲，及高喊抗日口號。

江岸山景變化無窮

民國三十年，日軍尚未向金華、方岸一帶流竄。該區商業，似較戰前反更繁榮。我們每次赴省開會，心情並不覺得有什麼緊張和辛苦。在前線工作一整年，奉命出席會議，反而有些輕鬆的感覺。

無論步行、坐轎、乘船，欣賞沿途山水風景非常優美。由昌化至分水縣城，步行需一日，由分水到桐廬縣城又是一天。如遇水漲，昌化縣城即可乘小木舟。平時則由南區河橋鎮上船。經大小溜灘。灘淺水急，溪水由巨石中沖出，船穿亂石而過，直流而下。驚險程度，不亞於美國大峽谷的科羅拉多河(R. Colorado)中乘皮筏沖浪。

船行二日抵桐廬，駛出桐廬溪，折向浙江主流富春江的七里瀧前進。每當秋高氣爽，江岸山景變化無窮，嚴子陵釣臺就在這一地段，坐在船上可以望見。這樣的社會，感覺上不像像是一次度假旅行，亦是戰時公務員難得的意外享受。

各廳處長報告時，多利用機會，將辦理該廳處主管職權範圍內，業務成績最好的，和最壞的縣政府名字報出來，以示一種公開獎勵。

昌化縣政府曾以最大的人力、物力從事教育事業（行署賀揚靈主任多次嘉許昌化教育）。可是教育廳長許紹楙先生却將昌化列入辦理教育成績最壞縣份名單內。他以兩項事實作為考核的根據：

第一，據督學報告，昌化縣政府曾將教育科的職員派去做民衆動員工作，荒廢了教育科本身的業務。是的，我們會派各科的職員參加抗戰初期的民衆組訓總動員工作，在抗戰前線那時我們不

能不這樣做，以爭取時間。但後來我們却更多次派其他科的職員從事民眾識字運動，以及建立中學與小學工作。

第二，是許廳長親自接見一位昌化小學教員。發現教員的手上有皮膚病，而這位教員說他身上沒有病。廳長認為這一點衛生常識都沒有，如何可以擔任小學教員呢？可是，事實上有些皮膚病，直至今日，醫生們尚無法有效治療。我患灰指甲，屬皮膚病一種。在臺請臺大、榮總所有皮膚科名醫治了三十年，迄未治好。但我仍敬佩他們的研究精神。來美後住洛杉磯，據美國皮膚科醫生說，目前尚無治灰指甲的特效藥。不過洛杉磯氣候乾燥，黴菌的繁殖受到限制，不治亦沒有太大關係。小學教員對這方面醫藥常識不足，不應苛責。

許紹楙先生忠黨愛國，我所敬佩。但這項考核，似有欠公正。

游擊戰術多被忽視

民國二十九年初夏，浙江省政府保送黨、政、軍、中上級幹部赴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受訓三個月。黃紹竑派餘杭、雲和、昌化三縣縣長參加（餘杭縣長留俄，近五十年未通信已忘其名，雲和縣長潘一塵勝利後任江蘇常熟縣長）。

游擊班由蔣中正兼主任，白崇禧等兼任副主任，實際上由教育長負責。教育長前是湯恩伯，後是李默庵（黃埔一期），副教育長是共黨葉劍英。教育行政設專任教務處長。主要教官由第十八集團軍派來共黨高級幹部擔任。共黨執政後，

任共軍副參謀總長，及駐聯合國代表的伍修權亦是教官之一。

陸大出身的國軍將領，認為游擊戰是小戰，是支戰而非主戰。共軍教官則倡言游擊戰是革命戰爭，人民戰爭，是決定最後勝負的主要戰爭。聲勢上，共軍教官似占上風。因為如果承認是小戰，又何必辦此訓練班呢？學員們又何必努力認真來學習呢？

其實共黨教官在課堂上傳授游擊戰智識並不多，却在南岳大街上開了一家「自由書店」，出售有關游擊戰及共產理論書籍（後經查禁）我買了一本「連隊的政治動員工作」，印刷好，紙張好，是戰時出版物中所少見。可見共黨肯在宣傳上花大錢。

共黨教官上課雖不賣力，各項集會他們一定參加。某次集會上，一位學員提到「剿匪」二字，一位共黨教官立刻提出抗議。並表示下次如再提「剿匪」共黨教官們將全體罷教了。他們的態度非常嚴正，集會時總是坐在一張方桌子，很引人注目。

反觀我政府指派教官，似不甚重視。亦許有能力的將領全赴前線作戰了。亦許根本對這訓練班未予重視。例如紀念週，隊員天未亮要跑步十五分鐘上山頂操場聽訓話，來講的人很少能使聽眾滿意的。後來找不到人講，把我這個學員亦排上臺講一次「土地問題」，實非始料所及。

畢業前舉行一次游擊戰實地演習，計時三日。每天行軍約五、六十里，休息時利用實地環境，講解游擊戰術。共黨教官全部隨隊而行，他們

精神興趣都很好。政府方面除隊上官長外，無一教官參加。飲食由隊上供應，夜間則宿在民家。有一夜，我睡在一個豬欄前，由於日間行軍勞累，仍能睡的很好。但亦有同學視此項演習太辛苦。一位在前線任團長的同學說，他在前線作戰，尚無如此辛苦，因為作戰時，尚有一個勤務兵照顧他。

考察廣西義教措施

畢業時，游擊班當局留我在班內任教官。其中可能原因，是在一次民眾組訓演習中，我的作業被教育長李默庵將軍，評為最優。我是根據昌化縣實際工作經驗寫的，與完全靠書本上得來的知識，自不相同。

我未經考慮，立即拒絕這個要求。理由是未經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允許，我不能離開昌化縣長職務。因為縣長是經由省政府會議通過任命的，後來這個教官由浙江省黨部派去受訓同學吳裕俊留任。

吳裕俊浙江浦江人，留日學生。我任第一區專署秘書時，他任吳興縣政府秘書，撤退方岩後，他在省黨部服務。此君於我政府大陸撤退前夕，忽然間成爲大時代中一名非常出名的小人物。每天京、滬、杭各大報頭條新聞常有他的名字出現。他代表我政府乘第一架飛機去北平談和。因爲那時我政府急於和談，但所派代表共黨不予接受。最後以人民代表名義的吳裕俊所組成的代表團，首次被共黨接受了。吳裕俊留在游擊班任教，與伍修權等教官同事，早已和中共發生了關係。

畢業晚會節目相當精彩，一位同學太太演平劇四郎探母「坐宮」。有板有眼，功力不亞於職業演員。潘一塵縣長表演說笑話，亦得到滿堂彩。

畢業後，潘縣長提議，並請准浙江省政府，順便前往廣西省考察縣政二星期，蒙黃主席答應。到廣西我們住在桂林的私立中山小學內，由學校供我們膳宿。

廣西全省實行義務國民教育。教育是普及了，學校的教育水準亦降低了。學生往外省升學考試競爭亦失敗了。以義務教育的待遇，請不到好師資的。廣西省政府有鑒於此，特設一所私立中山小學。向外省禮聘優良老師，招收高級官員子弟，及一般天資較優的普通學生入學。校中一部份老師是從南京燕子磯附近，陶知行先生倡辦的曉莊師範請來的，潘縣長曾在曉莊教過書，並出版「小先生制」一書，與中山小學許多老師是同事，所以招待非常親切。

學校老師陪我們遊桂林風景，及附近一帶名勝。並帶我們晉謁李司令長官宗仁的老母親。李老太太慈祥謙虛，她拿出荒山野果「逃軍糧」招待我們。她再三說：「宗仁才能不足，全靠蔣總司令派事他做」。聽她老人家口氣神態，一片忠誠厚道，令人敬佩。

考察廣西後回浙江。由潘一塵兄聯絡（主席夫人私人秘書是潘一塵教書時同事），派車接我們到金華北山省主席公館請吃晚飯。席間黃主席垂詢受詢情形甚詳。因潘兄那晚喉炎聲啞，由我代表報告，黃主席似乎很滿意。

主席專題演講科學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某一晚上，防空警報不停鳴放。前線軍民聽警報本是家常便飯。但敵機很少在夜間出動，而且每次敵機起飛，多半與流竄計畫相配合。這次沒有接到敵軍蠢動的情報，如此長時間警報，引起我們懷疑。

第二天晨間，接到天目山北邊的農民電話報告，有身穿背面縫着青天白日國旗飛行裝的美國飛行員，降落在他們那裏，飛機全部撞毀了。行署立即派隊伍守護撞毀的飛機。但杜立德將軍說：「祇要人員安全降落就好了，飛機不必管它。」我們聽了，覺得美國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行署派一位能說簡單英語的同學（這位同學抗戰勝利後赴美深造，好像是李守廉的連襟），護送美國飛行員至衡陽，乘機往重慶返美國。

那是美軍第一次飛機轟炸東京。飛機由何處起飛，當時是一項機密。浙江衢州機場距離東京最近，引起日軍大規模瘋狂進攻浙東，日軍目標在佔領衢州。金華方岩因而淪陷，浙江省政府遷往鄰近福建省的山區雲和縣城。

省政府為振奮士氣，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在雲和召開全省行政會議。這時省內重要交通路線，全被敵軍佔領。代表浙西出席的縣長們，隨同賀揚靈主任一行經分水、淳安、壽昌、龍游、松陽、麗水至雲和。全是走的山路，計行六整天才到達。我騎馬，賀主任與其他縣長乘轎。嚴冬騎馬比坐轎舒服，兩腿夾在馬腹上，腳沒有坐轎那

麼冷。

雲和是小縣，一切設備簡陋極了。浙西全部出席人員住在所天主教堂內。潘縣長很能幹，招待我們相當周到。

會議選定浙東、浙西各二名縣長報告縣政。我被選為浙西代表，報告田賦徵實及地方治安。前者，因昌化田賦征實，每年全省考績第一，後者，軍方認為昌化地方治安良好，有效配合國軍作戰。

會議結束前，由黃主席作一次專題演講。他以主席身份，不談政治，不講軍事，而演講科學。由於準備相當充分，講的頭頭是道，這可能與他在校時數理學課基礎良好有關。

會議結束後，尚有二項餘興節目。一是足球比賽，二是觀賞越劇。由潘縣長組織省政府隊，包括縣長在內。與建設廳隊對抗，那天的場地因雨後不久，頗為泥濘。但天氣放晴，陽光普照，比賽進行頗為順利。主席親自督戰，全體出席會議人員觀戰，增加熱鬧氣氛不少。

在方岩開會時，常演平劇助興。有時亦能請到水準很高的業餘角色。記得一次打棍出箱范仲禹的那位先生，唱、做俱有職業演員的水準。雲和請不到如此角色及文武場，祇好由一個水陸班越劇團演出，大家看的亦很滿意。

離開雲和前，單獨謁見黃紹竑主席。報告接到重慶電報，湖北省政府決定設一地政實驗縣，有意徵調我出任實驗縣長。黃主席開始挽留，希望我能為自己家鄉服務。最後聽我說不願失去這一實驗機會時，就答應了。

應徵出任實驗縣長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我離開浙江。從此注意不到黃主席及浙江同事們的消息。抗戰勝利不久，從報上看到浙江省政府改組，由沈鴻烈將軍接任黃主席職位。

民國三十六年夏，我調任江蘇第七區專員。在鎮江遇見曾任浙江財政廳長，那時任職江蘇直接稅局的黃祖培局長。才有機會談到浙江的老長官和同事們情形。

他說：「省府改組後，黃紹竑幾乎等於賦閒，同事們各奔前程，自找出路。他和省府秘書長來江蘇。秘書長現任江蘇省議會秘書長，你可以去看看他。培心（黃主任字）不耐久等，去找立

夫先生了。」言下對八年抗戰，在浙江前線奮鬥，勝利後未見重用，似有不平之感。

被逼投共自戕以終

民國三十七年，我國實行憲政。據聞黃紹竑參加立法委員競選，獲高票當選。副總統選舉，他被推為李宗仁競選總部的總參謀長。以他的才幹，他的人緣，對李副總統的當選，自有極大幫助。

民國三十七年冬，我奉派至上海督導經濟管制，曾最後督謁黃主席一次。他住在舊法租界，房子相當廣大。彼時桂系在我國政治舞臺是登峯造極時刻，他似乎很忙，沒有和我談幾句話，就送我一本「五十自述」。

據說這本書是由左派文人，他的機要秘書嚴北溟代為整理的，我沒有詳細去讀。嚴亦是和談時他的私人秘書。

民國三十八年春和談，黃紹竑是我政府的主要代表，到北京後就沒有正確的消息，有人說全體代表附逆了，亦有人說代表們全被扣留了。

以黃紹竑的性格，投降的可能性不大。最後傳說，他在大陸文革期間自殺了。他是我敬仰的長官，聞之不勝悲痛。

一個年輕初任縣長的人，能遇到一位完全信任你，支持你的好長官，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我能在他愛護下，出任初次縣長，是我的運氣。

（民國七十六年清明節寫於洛杉磯蒙市寶島花園。）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

叢書

戴笠新傳

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一戴笠其人其事二戴笠與忠義救國軍三戴笠與中美合作所四戴笠與抗日殺奸團五戴笠與雷鳴遠六戴笠與現代警察七戴笠與鄭介民八戴笠鋤奸記九戴笠與毛人鳳十戴笠的幾個戰場十一戴笠軼事十二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